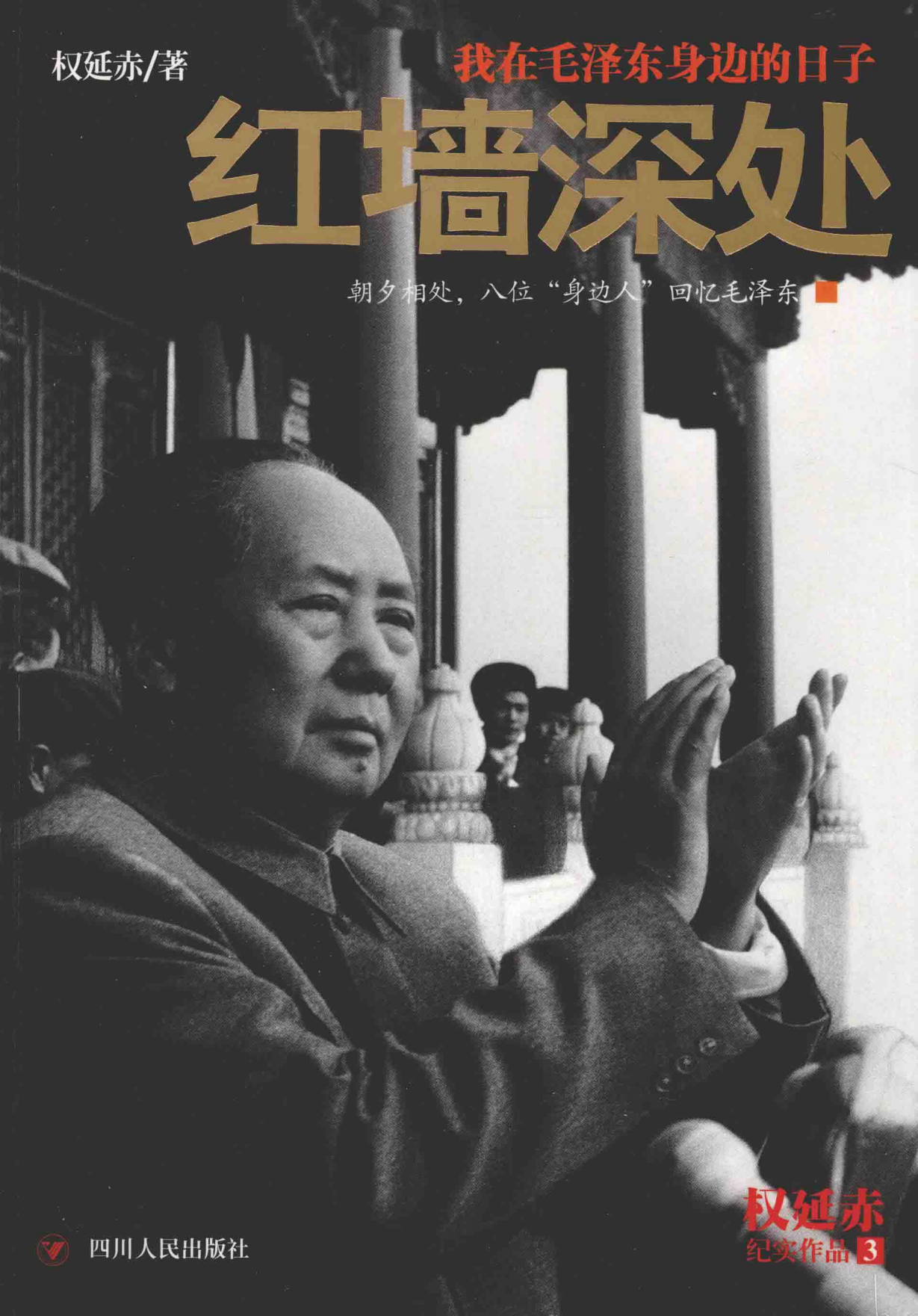


权延赤/著

我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 红墙深处

朝夕相处，八位“身边人”回忆毛泽东 ■



四川人民出版社

权延赤  
纪实作品 3

权延赤  
纪实作品 3

# 红墙深处

权延赤/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墙深处 / 权延赤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220-09673-0

I. ①红… II. ①权… III. ①毛泽东 (1893~1976)  
—生平事迹 IV. ①A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59556号

HONGQIANG SHENCHU

## 红墙深处

权延赤 著

责任编辑  
整体设计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E-mail  
新浪微博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印 刷  
封面供图  
成品尺寸  
印 张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李建波 章 涛 赵 静  
蒋宏工作室  
李 昆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http://www.scpph.com>  
[sichuanrmcbs@sina.com](mailto:sichuanrmcbs@sina.com)  
@ 四川人民出版社官博  
(028) 86259457 86259453  
(028) 86259457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  
杜修贤  
170mm × 240mm  
20  
246千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  
ISBN 978-7-220-09673-0  
39.80元

###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 86259453

## 前 言

古往今来，领袖人物的政治生活总是吸引着作家和历史学家，同时也深深吸引着亿万读者。一次重大政治事件，一场大的社会变革，领袖人物往往会在挑战面前充分显示才华胆魄。这时，人们也容易评论这个领袖人物的品格，衡量他的功过得失。

然而，需要领袖人物最大限度地发挥才能去应付挑战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他们更多的时候只能像普通人一样去面对日常生活中琐碎事情的缠绕，去应付那种烦人的无休止的挑战。正因其普通，所以不大引人注目。

我在本书中所要记述的就是这种不大引人注目的日常生活。从衣食住行到生活情趣，从工作学习到吃喝游玩及喜怒哀乐。虽然缺少叱咤风云、惊心动魄，却也有血有肉，生动活泼。

本书各文取第一人称叙述，旨在从我的采访对象中选出曾经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封耀松、徐涛、尹荆山、韩桂馨、姚淑贤、李连成、王学文、田云玉八位同志，对他们所见所闻作一客观记录。去除那些“个人迷信”之色彩，还其血肉真情，以便人们更加全面真实地了解 and 认识毛泽东。

毛泽东曾对他的卫士长说：“我活着的时候你们不要写我，我死了之后你们可以写，写出我的真实。”他还对那些生活在他身边的人说：“我和我的亲人见面不多，只有你们和我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的情况你们最了解。”

这个“你们”，主要包括了四个系统的人：卫士、警卫、医护和秘书。其中以卫士最近，真正是朝夕相处，吃穿住行，不离左右。所以本书以卫士们的叙述为主，也有医生、保育员和专列工作人员的叙述。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离开了西柏坡，乘吉普车进京。他将此行称为“进京赶考”。一脚车上一脚地下，他扭头望着周恩来：“进京赶考去！”风度潇洒的周恩来微笑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向东凝视良久，忽然深吸一口气，自信地笑道：“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会考个好成绩！”

3月25日，毛泽东抵达北平，住香山双清别墅。5月，迁入中南海，住丰泽园里面的菊香书屋院内。

“翡翠层楼浮树林，芙蓉小殿出波心。”

这是前人对中南海园景的描写。中南海位于北京故宫西侧，与北海旧称“三海”，又名“西苑”“太液池”，有800亩土地700亩水域。始建于辽金，历经元、明、清各朝，是封建帝王的行宫和宴游之地。民国时这里曾设立过“总统府”“大元帅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办公处所。中央人民政府设在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同志也住在这里。那时至今，行人只要路经这里，便忍不住朝那一围高大厚实的红墙凝视，肃然、神秘。且看那里面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

# 目 录

contents

## 前 言 1

## 第一章 血肉性格 ..... 1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

老人家显得格外激动、痛苦。我想起前年、去年随毛泽东视察各地时的情景，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毛泽东当时就批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10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 第二章 盼望挑战 ..... 39

“主席！”至少有四五个人同时喊。毛泽东已在卫士长和卫士的搀扶下站立起来，甩甩头上的咸水。他朝大海投去一瞥，那矗立的水的长城又滚滚而来，示威一般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摇撼着整个海岸。我想喊什么，舌头恰似贴在上腭动不了。毛泽东忽然笑了，就那么轻轻松松、随随便便一笑：“嘿嘿，我总算找到一个好对手。”

### 第三章 英雄气，儿女情 ..... 89

“吃慢点，着什么急？”毛泽东尽量平静地说。他依然在轻轻笑着，但是笑得越来越有些不自然，似乎嘴唇在哆嗦。

李讷瞟了我一眼，腼腆地说：“在学校吃饭都很快，习惯了。”

“现在是在家里嘛。”毛泽东说话声音很低，已经变成苦笑。

“吃菜，多吃菜。”江青不停地往女儿碗里夹菜。她脸色有些苍白，嘴唇依然保持刚才笑的样子，却已是僵僵的。她望着李讷吃饭时，那目光、神色是母亲特有的。

### 第四章 我与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 115

两天后，我们结婚了。限于当时的环境条件，我们没举行什么仪式，只是江青帮我梳剪头发，穿戴打扮。她说：“老板帮助你们成了事，我也得作点贡献呀。”进城后，住在香山。毛泽东忙中抽空，对李银桥说：“过去条件不好，现在有些条件了，你们选个日子，把仪式补了。”李银桥说：“现在工作多紧张呀，要建立国家了，仪式就免了吧。”毛泽东说：“该补该补，一定要意思意思。”

### 第五章 专列进行曲 ..... 155

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随遇而安，已成习惯，不好再改变。他的高级软包厢里，睡床本来有弹簧软垫，但他命令撤掉，就睡硬板床。枕头也是硬邦邦的，夏天热时，随手垫张报纸当枕头，随便得很。

但是，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气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裤腿也不曾提起来过。偶尔挽了衣袖，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

### 第六章 高处不胜寒 ..... 195

毛泽东总想到群众中去，像普通人一样聊天。事实上不可能。在北戴河时，他一再坚持出去随便走走，安全保卫部门怕他气出毛病，

同意了，条件是要戴墨镜和口罩。毛泽东散步，见了农民就想聊天。聊天怎么能戴墨镜口罩啊？毛泽东愤然摘下，扔到一边。农民立刻兴奋高呼：毛主席万岁！这下不得了了，群众闻声拥来。于是我们卫士便不容分说把他搀着架着拉走了。他发脾气也不行，这是为了保证安全。

## 第七章 陪领袖跳舞 ..... 229

跳着跳着，毛泽东那双扭转乾坤的巨手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己坐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泽东微笑着点头致礼，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泽东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把你送回原位，在最后一声乐点轻轻把舞伴按坐下去，点头致礼，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 第八章 红墙内外的生活 ..... 251

我在中南海工作期间，毛泽东几乎没动过一筷子江青的菜，倒是江青常夹一筷子毛泽东的菜尝尝。因为毛泽东喜欢把辣子与革命性联系在一起，江青在他面前必要辣一辣嘴。她曾试图改变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始终没成功，还闹出许多风波。毛泽东是不容别人束缚他、限制他的。

事实证明，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并不容易。适应毛泽东不适应江青的干不长，适应江青不适应毛泽东的也干不长。而他们俩人的脾气、禀性和生活方式又是那么不同，工作的难度自然要大些。





## 第一章 血肉性格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

“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

……

老人家显得格外激动、痛苦。我想起前年、去年随毛泽东视察各地时的情景，不少头脑发热的负责干部说假话，搞欺骗。毛泽东当时就批过一些人：“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大炮？你们那个10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他面孔略显瘦削。瘦削的脸型出棱角，男子气足。单是相貌剽悍倒也罢了，偏偏他又穿警服，腰上常佩枪，某种人见了不免心里要犯嘀咕。但我们见面亲，可以随便“侃大山”。

你看银幕上的“毛主席”表演得像吗？

貌合神离，少了血肉和性格。

作为卫士，你曾经很接近毛主席啦？

吃穿住行，形影不离。

谈话多了，便不能平静。感觉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但他确确实实是伟人，极伟大的人。

卫士长李银桥回来了。拿起我写好的决心书：我西生自己也要保护好毛主席。

“哈哈，你还能写出一句话嘛。一句话错两个字。”卫士长难得一笑，将满头黑发那么一甩，“走吧，跟我去见毛主席”。

走进毛泽东书房，我一下子张大嘴巴：天哪，这么多书！比我认识的

字还要多千百倍，满屋书架都要胀裂一般。毛泽东坐在一张藤椅上伏案阅读。灯光炫目，他全身闪耀出麦芒一样长短不齐的光，我不知是泪水折射的缘故，以为毛泽东真是全身放光芒。

“主席，他来了。”卫士长小声报告。

“唔，你叫什么名字啊？”毛泽东仍在看书。连问两遍没听见回答，便缓缓扭回头。

我痴痴僵立，无声无息，泪水像小河一样淌。

毛泽东起身来到我身边，大手轻轻按在我的头顶上，将头发揉搓，就那么随随便便一拍：“嘿，还是个娃娃呢。”

于是，我醒了，光芒敛去，看清一张早已熟悉的面孔，本能地叫出一声：“毛主席！”

“嗯，”毛泽东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啊？”

“封耀松。”

“噢，那你是不是河南开封市那个封？”

“不是的，是一封信两封信的封。”

“哈哈。”毛泽东开心大笑，手指头按在我胸前第二颗钮扣上，“不管你有几封信，不开封你就看不见信噢。那是一个字，懂了吗？”

我眨眨眼，不懂装懂地点点头。

“今年多大了？”

“16。”

“爸爸妈妈干什么？”

“爸爸拉黄包车，妈妈在家里。”

“又是一个骆驼祥子嘛。你自己过去干什么？”

“在点心铺学徒。去年工会把我送到省公安厅警卫处学习。后来，厅

长王芳带我来到北京……”

“我是为人民服务，要考虑处理许多国家大事，自己的一些事就顾不过来，想请你帮帮忙。你帮助我，也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我们是分工不同。这样分工你愿意吗？”

我用力点点头：“愿意。”

“嗯，那就看看我们谁服务得好。”毛泽东握住我的手，轻轻摇。从此，我便留在了他身边。

又该我值正班了。卫士张仙朋嘱咐：毛主席没睡觉，你要注意呢。

我便有些紧张。卫士长说过，每逢大事，毛泽东常常几天几夜不睡，紧张疲劳过度，情绪容易起伏。卫士既要劝他吃饭睡觉，又不能影响他思考和工作。不但需要忠诚，还必须足够机灵。否则，主席也有发脾气的时候。

这天，毛泽东是在书房办公，两堆文件都叠有一尺高。他左手夹烟，右手抓笔，阅读文件时眉头稍稍聚拢，全神贯注。落笔批示前，有时要吮两下嘴唇。

我轻轻走到主席办公桌旁，捧走烟灰缸。好家伙！光是烟头也足够我们四名卫士抽一天。那时，我不懂尼古丁，可也知道烟抽多了爱咳嗽，嗓子疼。便照卫士长教的办法，将主席的烟掰断几支，半支半支地插入烟嘴。

我的目光落到茶杯上。照规律，一个半小时左右续一次水……可是毛泽东已经端起茶杯。糟糕，没水了。主席放茶杯的同时，眼皮掀了掀，目光在我脸上一触即离，茶杯落桌有声。我的心便跟着一震，忙去拿杯子。

“嗯。”毛主席咳一声，我的手一抖，缩回来。主席已经抓过去茶

杯，眼皮耷拉着，目光顺鼻梁而下，朝杯子里望。他放下那支改变山河的红蓝铅笔，忽将三根指头插入水杯，一抠，残茶进了嘴巴，顺势用手背擦一下沾湿的嘴角，动作自然熟练，像老农民。

我目瞪口呆。

主席一边咀嚼，一边轻晃轻磕茶杯，一边继续看文件。喉咙里咕噜噜响过一道吞咽声。目光刚离开文件，手指又进了杯子，把最后一点残茶抠进嘴里，茶杯便带声带响放回桌上。

我赶紧拿起空杯出去换茶。

毛泽东喜欢喝龙井茶，一天至少换两次新茶。我小声报告卫士长：“主席吃茶叶了，是不是嫌茶水不浓？”

李银桥毫不当回事：“吃茶叶怎么了？在陕北就吃。既然能提神，扔



◇ 香烟和茶叶，是毛泽东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两样东西。无论工作、会议，还是休息、聊天，他都离不开它们。图为毛泽东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吕厚民摄/CFP）

掉不是浪费？”

天渐渐黑下来。我注意到毛泽东穿了圆口黑布鞋的脚时而拍拍地。开始以为他坐久了活动活动血脉，次数多了，忽然想起什么，忙去看看温度计。真糟糕，才13摄氏度。

那时，中南海的暖气供应不好，室温常常保证不了20摄氏度。我望着黑下来的天悄悄琢磨，便琢磨出一个法子，出去灌了两只暖水袋。我在毛泽东的办公桌旁蹲下，轻轻地、轻轻地将暖水袋捂到主席脚面上。那只脚不再拍打地面，安静了。我将主席的双腿按摩一遍，然后侧身抬头。正要起身离开，忽然停住了。

在我的头顶上，探出一张亲切的面孔，红红的。目光像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望着我，望着我……忽然，那嘴角抽动两下，眼睛变湿润了：“好，很好。谢谢，谢谢你。”

我的眼圈顿时也湿了，轻轻退去一边。

该给暖水袋换水时，我借机提醒他：“主席，你该吃饭了。”

毛泽东正在批写什么，头也不抬说：“怎么又吃饭了？”我说：“你已经快1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有这么长时间了？”毛泽东把最后几个字写完，抬头望望我，又望望窗外，想了想说：“嗯，那就搞点饭吧。”

毛泽东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食盒提来，两菜一汤，一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霉豆腐。除非有客，毛泽东吃饭手不离卷。他斜坐木椅，两眼盯着报纸。大概是看到一篇好文章，那天的吃饭便生出特色：两目有神，神色朝着报纸起伏变化。嘴巴无滋无味，单调地重复咀嚼动作。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菜盘和嘴之间运动，筷子始终落在一个盘子的一个位置上。结果，一盘炒



◇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行动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去农村，去基层，去和工人农民随意聊天。报纸便成了毛泽东了解外面世界的一扇窗。图为毛泽东在聚精会神阅读《人民日报》的情景。（吕厚民摄/CFP）

空心菜只夹走少半边，筷子便夹不着菜了。

我悄悄转动菜盘，让主席的筷子落在有菜的位置，又及时将荤素两盘菜换个位置。

“嗯？”毛泽东嚼了几口，突然一怔，目光转向饭桌，露出警惕之色，似乎在说：“味道不对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忙说：“是我把两盘菜掉了个个儿。”

“嗯。”毛泽东松口气，咽下嘴里的菜。“我说不劲嘛。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那么绵软呢……”他的目光又转向报纸。

“主席，吃饭的时候不要看了，影响消化。”我这点知识是保健医

生教的。主席倒听劝，放下报纸端起碗，三扒两划将饭送入口，便撂了筷子，拿着报纸朝办公桌走去。我一把拉住他袖子：“主席，请你跟我出去走走。”

毛泽东盯住我，用鼻音长长嗯了一声：新官上任三把火啊。

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喜欢深呼吸，一呼一吸都带了长长的声响，有时胸腔里也要哼出一道龙吟似的长音。他感觉这样舒服。

“几分钟了？”毛泽东问。

“别急，才5分钟。”

“小封啊，动物里什么飞得最快？”

“大概……雁？天鹅！”

“不对，不对。告诉你吧，是一种雨燕，又叫山燕子。”

“那我知道了，尾巴毛尖尖的像针。”

“那么你说什么动物飞得最高？”

“老鹰。”

“你是鹰鹫不分哪。飞最高的是鹫，这么写。”毛泽东抓住我一只手，在掌心里写。我痒痒，忍也忍不住想笑。毛泽东便索性抓住不放，多写几遍，“别光笑，会写了吗？鹫，鹫，能在珠穆朗玛峰上空飞，在世界最高峰的上空飞……”他一边说一边故意挠我的痒痒。

“鹫，鹫，我会写了，会写了。”我手心痒痒得拼命往回抽。

“现在几分钟了？”

“8分钟了。”

“我有一种感觉，你的表犯了路线错误，在倒退，在走回头路。”

“没有。主席，我的表从来不会倒着走。”

“1、2、3、4……”毛泽东开始散步，数到120下，准备踏入书房的



门，“现在10分钟了。”

我说：“主席，你该休息了。”

“不能睡哟。”毛泽东手指敲桌面上的文件，“你服务得很好，我不把这些文件看完，就该输给你了。”

交班时，我嘱咐卫士田云玉：注意点，主席还没睡觉。

毛泽东这几天心情愉快，与容国团夺回一项世界冠军不无关系。恰好国内外没什么大事，高兴了，他也玩几下乒乓球。

那天下午，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我们三个值副班的卫士打乒乓球。毛泽东看见了，便走进来参加：“我也来玩玩小球吧。”

平心而论，我球艺虽然差，若认真较量，未必会输给毛泽东。可是，我怎么好意思赢他老人家呢？便规规矩矩把球送过主席那边。

毛泽东打球可不规矩，像他指挥游击战、运动战一样，冒着出界和落网的危险，竭力将球打出变化：那球落得忽近忽远，忽左忽右。我便奔跑不迭，应接不暇，流下汗来。

我送过去一个高球。毛泽东忽然瞪大眼，虚张声势盯住我的右案角。以毛泽东的球艺，能把球打在右案角并不容易，但我还是做好了万一落案的接球准备。

毛泽东的球拍挥动到一半，忽然抽回胸前。一推，只轻轻一推，乒乓球便奔我的左案角落来。球速很慢，可我的重心已经右倾，急切里扭转，便失去平衡，差点滑一跤，踉跄着后退两步，眼睁睁看着球落在左案角上，接着又不慌不忙弹起来，朝地面坠落。

毛泽东哈哈笑，吮一吮下唇，眉目活跃出生动的表情：“声东击西，杀你个顾头不顾尾。”